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七)

■管新生文

1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降临,但在一个普通学校的普通初中生的眼中,生活依然显得那么平静那么安静那么文雅。

我照样在按自己的野路子写作文。虽然有一回被语文老师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在整个年级中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波澜,最大的浪花便是有不少其他班级的同学在教室门口朝我指指点点。我偏生迟钝得紧,几乎没什么反应。

我依旧待口袋里有了丁点儿的零用钱,便去福州路淘旧书。有一次直至用光了最后一分钱,走到车站时方如梦初醒,布贴布的衣袋里已拿不出那五分钱汽车票三分钱电车票的钱了,只得开动自备的“11路”(两条腿),从福州路旧书店徒步走回控江新村。

那一年的春节,控江文化馆上映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戏曲片《红楼梦》,学校里文娱活动照常进行。当然,从学校的宣传栏中还是有了那么一点点让我等学生忐忑不安的气息——围绕《海瑞罢官》的讨论已经发散开去,“清官”与“贪官”孰是孰非的争论越演越烈,螺旋形上升到了“上纲上线”的层面。忽一日,有一位积极参加讨论的中学生在本市一家大报上发表了好大一块版面的文章,说的是我们平日游戏的军棋,为什么军长可以吃师长师长可以吃旅长团长?难道无产阶级的排长就打不过资产阶级的连长营长吗?依稀记得,该报为此还加了一节醒目的表示支持的编者按,黑体字。

学术讨论的氛围日渐变味。其实,此时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的批判开始如火如荼,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特别是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点了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和党报《前线》《北京日报》的名,提出“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口号。6

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2

可怜我等这些“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莘莘学子,此时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依然在全力以赴地埋头复习迎考。并且,开始了填写升学报考的志愿表——这大概可以视为大战之前最后的宁静了。也不知是哪一级部门定下的规矩,升学的第一志愿必须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是,学校开始了毕业班总动员,要求人人明确表态。这一阶段,有人大吵大闹,坚决不去!也有人写血书——大多为成绩不大灵光、升学无望的极少数同学。临到填写志愿书的那一刻,班主任忽然脑筋搭牢,想起似乎遗漏了一个名叫管新生的同学,居然是唯一没有被动员过的“漏网之鱼”,因为我在班上乃是属于“没有声音”的那一类。一时摸不准我的路数,顿时心急火燎地奔到我的课桌椅前,一边伸手按住了表格,一边问我的态度。我心里十分清楚,不填“新疆”是不会放你过门的,就说,我当然和全班同学一样喽。班主任犹自不放心,直到亲眼目睹我在志愿书上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填写在了第一行,才放心地走了。

天气越来越热,报纸上的革命烈火也越燃越烈。5月,清华附中学生首度以“红卫兵”的名义发表《从我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一文。由此,史称1966年5月29日为“红卫兵成立日”。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妖魔鬼怪》。于是,双阳中学也紧跟形势,陆陆续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大字报。一下课,同学们都奔出教室去看。初时,是一些老师对校领导提的教学意见及建议;稍后,出现了学生贴老师、老师贴老师、师生共同贴学校领导的大字报。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大字报渐渐铺天盖地,贴满了学校门庭、食堂及走廊,内容大变,不但

上纲上线,而且涉及个人隐私。

就在这时,一件改变我等应届毕业生命运的大事发生了!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高考改革的通知,决定将1966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为了不影响高级中学接收新生和新年开学,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凡本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求停止马上就要进行的高考》和《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两封信;6月22日,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写信要求改革文科大学,缩短学制;7月15日刊登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要求改革工科学制的文章(当时人民大学本科长达五年至八年,清华大学本科为六年)。

旅游日记

佐贺的呼子港和唐津城

■王坚忍文

到日本北九州的第三天,我们一路朝西北方向去佐贺县,看两个有特色的景点。日本司机开车都不疾不徐。从车窗往外看阿苏火山,冒起了黑烟。11点前到达佐贺,食佐贺牛肉,把肉片放在烧炭的网罩上烧烤,的确名不虚传,鲜嫩。导游说比神户差不到哪儿去。有道理,神户的牛每天要按摩,听莫扎特等高雅音乐,太贵了,我们消受不起。

午饭后驱车抵日本有名的呼子渔港,据说早上这个古老的渔港出售刚捕上来的海鲜。碧波荡漾的呼子港码头弯成曲尺型,渔港背后是绿树密集连绵山坡。曲尺的这一边,停靠着船头对着桩头系缆的一排锃亮的银灰色的渔船,长9米、宽3米,不妨称渔艇更合适。从前桅拉到驾驶室的中桅的一根粗电线上,下悬着10盏大鱼灯,船舷的左右散布着可放线入海的钓鱼机,显然,这些船头刷着“进兴丸”、“英进丸”、“阳明丸”等船名的渔船,是在出海后入夜点亮明晃晃的鱼灯,诱惑喜光的墨鱼(俗称乌贼鱼)。墨鱼啄食渔民撒下的钓线上的鱼饵,而被倒扎钩扎住,再也脱不了身,一条条被拉上了船。而曲尺的那一边,停泊着一排船身稍显斑驳的渔船,体量比钓墨鱼船更小,长7米、宽2米,是捕海蜒的船,日本沿海的海蜒3寸,比我们浙江的大一倍,船上堆着网眼较密的草绿色渔网。墨鱼船码头

对面,是买纪念品的小店。海蜒船码头延伸出去的那条整洁的小路,两旁遍布现代气息浓郁的木屋小旅馆,住宿者可以从窗口侧身斜着头看海湾,晚上看闪烁的渔灯。小路一边竖着一排长旗幡的旗杆,涂得花花绿绿的旗幡在风中猎猎作响,图案有鲤鱼、蟠龙、海神等,大概是作渔民出海平安丰收的祈祷所用。旗下,渔民在卖新鲜的海蜒和风干的整只墨鱼,渔民身旁有一个铁杆子中间焊着几个圆圈子,圆圈边上挂满刚剖开的洁白的墨鱼片,在电机的带动下像转呼啦圈一般飞转,甩干鱼体内的水分。

而后赶到建在山上的唐津城,这是1000多年前,日本遣唐使去长安留学的出发地,史载有10多次,历时200年。后被烧毁,现在看到的是600多年前,权臣丰臣秀吉时代重建的,有三个间隔距离很大的城楼。我们在山腰的第二道城楼,看到了烧焦的城门和遗留的武士盔甲。到了山顶,看见山顶上第三层耸峙的唐津城,因为要买票,我们没有上去。在山顶看唐津城绕山环海,山青海碧的动人风景,遥想开元年间,阿倍仲麻吕(晁衡)便是从此地出发,跨海越山,不远万里,来到盛唐的长安,与大诗人李白结识,诗酒唱酬。阿倍回国,李白、王维等送别,听说仲麻吕过海遭遇沉船,李白作诗悼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方知误传,但两人的交情由此可见。

人生智慧

时光不容怠慢

■姚文杰文

自从迷上写作,家中就书满为患,除了塞得胀鼓鼓的书柜,但凡能放书的地方,都被摆上各类闲书。前些天,朋友来家里小坐,信手翻开一本书,指着其中的一句向我请教,我吱唔着应答不上,一阵羞窘。想起与它们的初相见,是怎样的乍惊乍喜,得了宝贝似地购回家。随后,囫圇吞枣地翻过,就扔在一边。想着反正是自己的书,留着以后慢慢读。书越堆越多,却不曾将每本书读懂读透。我重新坐在书桌前,捧读一篇篇散发着墨香的文章,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心潮澎湃,时而静如止水。这才体会到读书的妙处,而这些年来,虚掷了多少光阴。

时光总易把人抛,只因为我们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轻慢了它。想起18岁那年,跟邻家发小阿鸣一起外出,路过一家吉他教室。动人的音律在耳畔起落,是那么空灵曼妙,那么飘然出尘,我们听得着迷,报名参加了吉他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放弃学琴,而阿鸣一直在坚持。30多年以后,偶遇阿鸣,寒暄之余,才知道他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做吉他老师,带有30多名学生。我问阿鸣现在学琴晚不晚,他笑着说只要想学,

什么时候都不晚。我又捡起多年前的爱好,跟随阿鸣学习吉他。起点相近的两个人,若干年后成为师生。

被辜负的,不止是物,还有亲情。工作后不久,我对思乡心切的父亲说,等我选个合适的时间,陪你和妈妈回趟故乡。然而,随着结婚生子,生活变得忙乱,此事也就搁置下来。直到有一天,父亲因身体不适,被送进病房。我才忽然意识到,有些事错过了,将会抱憾终生。父亲痊愈后,我们兄弟姊妹侄儿外甥三代一行20多人陪着已经90高龄的父母回到他们阔别40年的浙江诸暨老家。那天,我们走了很多路,看山,看人,看云,看水,闻着故乡的空气,仿佛要将故乡装进心里。我们到父亲曾经住过的地方,陪父亲寻访当年姚公埠的“九间头”老宅。左手抚摸着老宅的砖墙,我看到父亲举起发颤的右手擦拭泪水……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旅行,而我却让他们等了那么久。

我们,总会轻易地认为阳光很暖,岁月很长。可是,当青春逐日燃尽,自己的大半生就这样过去了,才想起“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意犹未尽

温馨的重复

■张松青文

今天,我在小区忙停电善后事宜。忙完了,去买了菜饭回家。太太到医院里照顾老父亲,回家带了冷面。于是,我们的午餐重复了。

我不喜欢吃菜饭。买它,是因为太太喜欢。

太太不喜欢吃冷面,买它,是因为我喜欢。

当可以选择时,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没有一丝犹豫。

这就是生活,就是老百姓平平常常的生活。

这就是爱情,平淡如清水一样的爱情。



守候 ■小星